

“南竺”俩字，一直感觉比较特别，它有些像佛教中天竺的意思。第一次知道此名，还特意询问，是不是竹子的竹？结果不是，这个村名合起来更是非同一般，叫南竺院，隶属临沂市蒙阴县。一般的村子多叫什么村什么庄什么沟什么旺，比较接地气，南竺院这个名字还真是少见。

南竺院地形也有意思，背倚蒙阴山，前有汶河流过，另一边有东沿河，现称银麦河，标准的依山傍水。据明朝著名文学家、诗人公鼐《重修寿圣寺记》载，南竺院原名南竺园，有南北两座寺，南寺叫南竺寺，北寺叫寿圣寺（亦称关帝庙），两寺统称南竺寺，始建于唐朝。明朝崇祯年间公鼐重修寿圣寺。在公鼐所著的《向次斋稿》一书中，关于南竺寺的诗就有二十六首，可见他对南竺寺的钟爱：“云横翠殿重，林密浮图中”“竹间初月夜，簾外稍风来”……根据他的作品所述，可以看到当时的很多盛景。公鼐家族是明朝的名门望族，曾有三代帝师、父子翰林之美誉，在老家省亲、休假，用诗词记录家乡的山水、人文之美，重修寺庙等，对公鼐来说，既是一种自觉的故乡情结，也是一种热爱家乡的方式。

塔，在古寺都不鲜见，南竺寺也不例外。在公鼐的诗词中就记录了当时的雁塔：“十二楼列开玉京，分明天上落层城”，这在高层建筑稀少的古代，该是另有一番壮美景象。文人墨客慕名而来，在此登高望远，吟诗抒怀，都不在话下，只可惜现在已经毫无遗迹可查。南竺院

【行走齐鲁】

南竺二院前树可夸

□宋增芬

村中三个高大、形状像古墓的土丘，俗称“三山子”，它们不远不近地并排着。传说这下面就是古墓，最多的传说是刘洪的墓地在此。“算圣”刘洪是东汉末年泰山郡蒙阴（今山东省蒙阴县）人，他所创建的“乾象历”是我国第一部传世的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历法，为后世历法工作者所尊崇，宗法，他还发明了著名的珠算。后人为纪念他，特地在“三山子”之一的小山上修建了刘洪公园。

关于南寺和北寺的诗词记录有很多，佳句也数不胜数，但我对“扫石敲石响，穿林度梵

音”这两句的意境情有独钟。寺中得是多么安静，连清扫院中石板的轻微响声都听得到。从竹林中静静穿行，竹叶声声如梵音一般，让人宁静、彻悟。在翠竹满院的寺中修行，不需要什么教诲，单是这些自然之音，也会收获和领悟很多呢！

南竺院的银杏树非同寻常。“人知蒙山榧上石生茶，而不知寿圣寺前树可夸”，这是明代诗人王文翰《树歌行》的一句，这首诗就是专门吟诵南竺院银杏树的。在唐朝，这里是一处静修之地——寿圣寺，当年的烟火是否兴旺，有多少人人来人往，现已不得而知，但是有一个僧人明深，他在这里种植了几棵银杏树，到了明代的时候，已经有“何至五丈围团栾”的模样了。

我眼前的银杏树孤独地坐落在蒙阴街道南竺院村的中间，银杏树周围全是农户，房子围绕大树而建，红砖、黑砖、青石各色建筑都有，就在这些建筑中间，一棵参天大树傲然耸立着。大树上系着红丝带，根系部分用石头垒砌出近半米高的圆形树坛，树坛外沿是青石垒成，十分坚固。用树坛的泥土围住树根，保护根系，又可避免水土流失，这是保护古树的措施之一。四下望去，视线内只有这一棵，传说中的第二棵古银杏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果珍桃李滋其类，贵银杏，藩篱深处成蹊径。”此刻我没有看到银杏果，只能靠幻想与诗人的意境契合一下了。

明代嘉靖年间，在这棵银杏树东南50米处有块碑碣，曾把王文翰《树歌行》全文刻在

上面。明代文学家公鼐也曾为南竺院的寺院作诗：“晚霞挂重塔，微月碧殿空。林壑松桧响，十里闻秋风。”可见此寺曾是文人墨客喜欢寻访之地。这座建于唐代的圣寿寺，历经明代，在清代失修，又经历各种战乱之后，现已毁坏无存。圣寿寺没有了，但是王文翰的诗还是流传下来，在数百年前他就惊奇：“唯有树精和木怪，花神与果妖，或遇仙丹指点惊凡器。”他大概想不到，在一千多年之后，我们仍然可以站在老银杏树下，默默地遥想当年事。感谢这棵古树的存在，让我们可以和王文翰老先生一起隔空吟唱：“不为造化所围管，任渠变态歌维乔。”

前些年南寺重建了，当时的盛况也是空前的，好多村民和敬佛礼佛人士纷纷前往，据说场面热闹非凡，因为已经没有古迹可寻，我便失了兴趣，一直不曾光顾过，倒是没有重修的寿圣寺遗址，吸引我去了好几次。寿圣寺至少还有块姿势歪斜、字迹不清的古碑，那石碑的年代还有待考证，可以无疑的就是那棵老而不衰的古银杏树，傲立千年，无视岁月和朝代的更迭，努力地生长，默默地见证人世间的沧桑变幻。如果银杏树能说话，它讲述的故事会长达几年？如果银杏树能写字，它写下的史记将是空前的，连司马迁也会自叹不如。

由此可见，历史的见证者不是史书的写作者、不是传承者，而是这些年代久远的古建筑、古银杏，它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见证和记录历史，让后人感激和铭记。



【风物】

听蝉歌

□崔希芳

鲁北老家的蝉分三种，按体形排列有大中小之分，按出世时间又是小中大之序。

进入夏季，小蝉最小但出世最早，当地人称它“麦哨哨”，芒种时节正为它的活跃期。此蝉个头如拇指肚大小，遍体呈灰色，这种蝉数量少，因个头限制，叫声自然也就细小如口哨，充其量不过就是个草根歌手的水准。它唱得单调通俗，是一个连贯不停的“吃”字。它的到来会告诉那些下种后苦苦等了几个月的农家人一个好消息，麦子喜获丰收，可以有香饽饽吃了。

相隔月余，中蝉出来了，我们地盘的人叫它“知了”。这种蝉长得如蝈蝈长短，身条细长婀娜，是蝉家族的美人儿。这种美蝉数量比小蝉还少，属稀有珍贵品种，叫声和它的秀丽长相一样婉转动听，唱的是民歌，花腔高调是“到了”的音韵，它提醒勤劳朴实的人们，啃着大白馍馍的同时也该“锄禾日当午”了。

基本中蝉欢叫的同时，大蝉像戏台上演的大将军一样，着一身威武的披挂出场了，大蝉形如小蝉，但有小蝉的几倍大，我们喊它为“老哨哨”，它发出的是“喜”字的拖长加重音。它身大力不亏，那嗓子喊得高亢有力，是绝佳的美声，送给勤劳的人们生息的美妙与欢喜。

每当这时，唐朝诗人虞世南写的五绝《蝉》读起来就非常亲切了：垂绥饮清露，流向出疏桐，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我爱蝉，爱它悠扬动听无拘无束的歌，爱它不畏炎热为人们贡献快乐和希冀，如谁愿听个尽情尽兴，你可驻足多听个时辰。但蝉也如那含羞的古代仕女，靠它太近了它是不怎么赞成的，见了你会它停止歌唱，如你不知趣还想再走近，它就会认为你不怀好意，它会抗议般向你尖叫一声，便猛地展翅飞去。

盛夏的鲁北平原上，广袤的大地真是热闹之极，高低树枝上高低音混杂，到处是歌的海洋。只有这时辛勤劳作的农家人才会卸去累的疲惫，驱走热的烦躁，忘了愁的苦恼。日月里有蝉们掺入，老百姓身上意气风发，脸上鲜艳光彩。蝉歌的海洋里有农村深远而响亮，热烈而亢奋的命途符号。

【旧时光】

老井西潭与寒泉

□王淼

古城里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老井，这些老井或在闹市，或在街角，井口或方，或圆，不仅形状各异，而且大小不一。经过岁月的积淀，那些嵌在老井边的石头，已然被打磨得光鉴照人，还有很多，甚至留下了被井绳磨出的、密密麻麻的深深印痕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古城里尚没有压水井和拉水井，当然更谈不上有自来水了。一般家庭用水的来源，一是自己去甜水井挑水，二是靠水挑子和木水车送水。去甜水井挑水，首先需要自备水桶、井绳、木挑子等一应工具。挑水既是一件体力活，又是一件技术活，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膂力，后者则需要掌握前后水桶的平衡，尤其使用井绳翻桶取水的技巧，更是让一般的生手望而却步，倘若一不留神，水桶掉进井内，打捞起来就非常麻烦。所以，尽管我家的生活条件一般，但唯一的劳力只有爸爸一人，他又没有多少空闲的时间可以去挑水，只能选择花钱雇人送水吃用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也就不会轻易考验爸爸挑水的技术了。

我家配有两个很大的水缸，一个存甜水，日常食用，一个存苦水，日常刷洗。这两个水缸都放在厨房里，我和姐姐、妹妹常常在那里，轮流帮着奶奶拉风箱。古城里的水挑子也同样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专挑甜水的“甜水挑”，一种是专挑苦水的“苦水挑”。“甜水挑”好像是五分钱一挑，“苦水挑”减半，价钱介于二分与三分之间。这些送水者基本上都是靠苦力吃饭的平民阶层，稍微高级一点的，也不过是配备一辆用来拉水的木水车。这种木水车可谓水挑子的升级版，一次能够拉够多家多户的用水，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，即便是区区一辆木水车，也不是所有的送水者都能够配备的。送水者生活的困顿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据说古城曾经有两口时间长达数百年的古井，它们取了两个充满吉意的名字：西潭、寒泉——前者位于西门外的堤口处，后者位于南关吕仙堂附近的仙人桥畔，均是古城著名的甜水井。到我的童年时代，这两口古井早已不存了，我个人比较熟悉的，一个是位于张家牌坊旁边的那口老井，另一个是井道街的那口老井。它们都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相关，张家牌坊旁边的那口老井，与我老家宅近在咫尺，我常常在那里看乡邻汲水、闲话；井道街的那口老井，就在我最要好的同学家附近，每次经过那里，我总能看见同学的妈妈在那里汲水、浣衣。它们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温馨画面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古城里的老井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连同老井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那些栽种在井边的，有着数十乃至近百年树龄的梧桐树和槐树——直到某天，我在春夜里行走，却再也看不到井边的男人和女人，再也闻不到梧桐花和洋槐花的香味了，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。作家王开岭曾经说过：“有了井，家才有据点，生命才有了地址。”“井，代替江河，聚拢着人气和城乡繁荣；井之多寡，决定了社会容积和人丁数量。”那么，消失了井的社会呢？家，是否还有据点？生命，是否还有地址？我无法想象，也不敢想象。

这个时代，多的是落井下石，缺的是饮水思源。

【老照片】

三轮童车忆旧趣



小区里穿行的童车常令我眼花缭乱，脚蹬的、电动的、三轮的、四轮的（汽车造型），甚至只有两个轮就能跑的电动平衡车，用形形色色、琳琅满目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其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乃至更高。

不由想起40多年前给我的两个女儿买三轮童车的情景。大约1974年暮春某日，3岁多的大女儿告诉我，幼儿园有个小朋友骑着三轮车上学，让我也给她买，这可吓我一跳：“咱能跟人家比？”但架不住她成天硬泡软磨，再加上妻不住地“敲边鼓”：“给孩子买个吧，其实挺合算，老大骑过老二骑！”我便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花13.5元，买了一辆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难得一见的童三轮。时值5月末，我把这个用我10天工资（当时月薪40元）“换”来的东西作为礼物拿回了家。

大女儿倒是听话，不往幼儿园骑，但此前从未缺过课，自打有了它，就变着法儿地不想去。用“爱不释手”来形容，恰如其分。小她一岁的二女儿颇为眼馋，在刚刚勉强能用脚尖儿“拨拉”脚蹬子的时候，便常有二人相争或轮番上位的事儿。有一次我与妻带她俩到公园拍照，围观者之中有一男孩儿在其母胸前缠磨，看样子也要买，那女人问我得花多少钱，她听了直咂舌。妻叫俩孩子让给小弟弟过过瘾，老二说啥不下车，场面挺尴尬。多年后回忆起来，我还说她：“有个词儿叫‘小人得志’，你当时是‘小人得车’！”

我常骑着自行车陪她俩在体育场绕圈，车轮的旋转伴随着年轮的增长，从够不着脚蹬子直到骑在上面如同坐小板凳。终于有一天，连她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坐在上面，才把这个看似简陋却很结实的三轮童车送人了。